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第2冊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杜忠誥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 編

許 燦 輝 主編

第 2 冊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杜 忠 誥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杜忠誥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序 12+ 目 2+314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編；第 2 冊）

ISBN：978-986-254-858-5（精裝）

1. 說文解字 2. 中國文字 3. 文字形態學

802.08

101003065

ISBN-978-986-254-858-5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二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254-858-5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作 者 杜忠誥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杜忠誥 著

作者簡介

杜忠誥，一九四八年生，臺灣彰化縣人。省立台中師專語文組畢業，日本國立筑波大學藝術學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及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精研八法與漢字形體學，擅各體書。作品曾獲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及國家文藝獎等。曾個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臺北市立美術館、台灣省立美術館及日本東京銀座鳩居堂畫廊等處。歷任全國美展、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等評審委員，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審查委員、國立歷史博物館美術文物鑑定委員、中華書道學會創會理事長等。現為明道大學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及美術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著作有《書道技法一二三》、《池邊影事》、《線條在說話》DVD、《漢字沿革之研究》、《淬煉與超越——杜忠誥回鄉書法展》等。

提 要

本書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出土甲骨、金文、璽印、貨幣、古陶、簡牘、帛書等古文字資料，參考現存文獻，並結合書法中與文字書寫密切相關的「筆法」、「筆意」與「筆勢」等概念，從漢字形體學之角度，針對《說文》篆文訛形的有關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探討。期能振葉尋根，討其本源；又能循流而下，悉其枝派。務使每一個篆文訛形之形體，不論其為個別點畫筆勢之訛，抑或部件、偏旁，乃至整體字形之訛，對其訛變遞嬗由來，皆能獲得較為近理之分析、推索與闡釋，以還其形體動態發展演化之歷史真相，一改過去長期以來以靜態的六書分類與文字偏旁部首分析為重點的傳統字形研究方式。

本書首章之「緒論」，除了「前言」一節為本書之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外，尚有「形體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說文》篆文之形體來源」、「漢字訛變的兩大主因」、「《說文》篆文與出土簡牘帛書」、「《說文》篆文訛形之判定及其類型」等五節。凡與本書各章節所論述的有關漢字形體學上之基本理念，略具於此。第二章至第九章，依《說文》篆文訛形之靜態結構，歸納為「離析之訛」、「連合之訛」、「增冗之訛」、「刪減之訛」、「穿突之訛」、「縮齊之訛」、「錯綜分合之訛」及「其他」八個類型。每類型各為一章，並分別舉例，就形體學之動態發展新視角加以析論，是有關「漢字形體學」研究之實際演示。

周 序

曩年，忠誥擔任國小教師期間，曾考入師大夜間部國文系進修，嗣因有感於日間上班晚間上學，難以全力向學，乃辦休學而參加本系日間部轉學考試。以英文成績偏低之故，名落孫山。然其本科成績則為群英之冠。時余正承乏系務，雖知愛才，格於簡章依總分計算之規定，未能錄取，深有遺珠之憾。特往撫慰，並勉其明年捲土重來。忠誥果然不負所望，加強補習英文，全力準備應考。於時，忠誥小學服務五年之期限亦將屆滿，終以成績優異，於次年正式保送進入日間部國文系就讀。

時余頗異其決心毅力，有栽培之意。其後每相勉勵，期其毋以浮游於淺水為已足，當思沈潛深淵以探驪珠。卒業後八年，忠誥又負笈日本遊學，獲藝術學碩士學位。並就便蒐集大陸諸出土文物資料，盈篋而歸。再明年，復考入師大國文研究所，攻讀博士班，嘗受學《三禮》於余。時忠誥已以書藝顯名當世，且以此授徒養家。數年苦讀，在名師許鈇輝博士指導下，焚膏繼晷，殫精竭慮，終於去歲撰成《說文篆文訛形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余又蒙邀參與論文會考，榮任座師。余固深信彼此有緣也。自余病後，忠誥亦時相過從。名為師生，誼同摯友。考前余細讀其論文，穩健紮實，無一語之虛發；考徵詳核，足澄千載之疑惑。洵深味之精蘊，學林之英萃。昔儒孫詒讓《札迻》曾云：「古子群經，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疏失，有宋、元、明校讐之孱改。」於今千載之下，欲辨正歷來文字

之訛變，誠非易事。幸大陸文物賡續出土，吉光片羽，堪徵源流。忠誥既幸而得睹諸鼎彙簡帛之真，復熟聞書法筆勢之運轉，深明文字遞嬗之故，潛心研剔，逐字羅列案前，比對其悞舛之跡，卒撰成此巨著。得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先生之鼎助，將以付梓，行之久遠，求序於余，適樂爲書諸端。余早年亦嘗教授文字之學，略識之無，及讀忠誥之作，殊多愧赧，茲附驥尾，留名於後，幸何如也。復思及昔乾嘉學者，多自小學入手，由文字、音韻以通詁訓，由詁訓以通經學，此治學之正途也。蓋如執意於文字筆畫纖細芒介之間既久，心胸或致狹隘；以忠誥植基之深厚，復留心於傳統文化之精華，若能由此通入經學，由小成以進入大成之域，必可待也。方今小學人材凋零，經學尤呈荒蕪之際，亟須有以振之，國魂攸在。忠誥篤厚君子，勉之哉。周何謹序於台北縣新店市。

陳 序

余初以聲韻、訓詁之學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屈指算來，逾三十年。杜生忠誥於民國六十年代從余習聲韻、訓詁，以其嘗執業於小學，故比同時受業諸生年稍長焉。然其兢兢業業，認真求學之精神，實不亞於儕輩；其字跡之整飭，骨肉停勻，遠勝他人，故予我以深刻之印象。余之授聲韻也，每語受業諸生曰：「將予以千錘百鍊，諸生必須先有心理準備。」而杜生肄業期間，亦接受嚴格之錘鍊。舉凡切語上下字之歸類、詩經韻語之分部、通假文字之探索諸端，均能一一完成，余心大慰。

民國七十八年余應聘於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任教，忠誥忽自日本來函，謂在日本進修，正撰寫碩士論文〈睡虎地秦簡研究〉一文，余知忠誥習書多年，探索秦簡，必有所因。蓋漢字形體之演變，從純象形文字變為意象文字，隸變實為其分水嶺也。《說文解字·敘》云：「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古文之變滅，實由隸書導之也。故深研秦簡，實直尋根源，擣其襟項矣。余復函勉之，期許成功。

余自港返臺，復授「東坡詩詞研究」於師大國文研究所，忠誥前來聽講，恭謹之態，復如其初始肄業之時，未稍改也。其於蘇詩研究堂上，亦選東坡〈次韻子由論書〉一詩，作為研讀報告，其論書之言，分筋擘理，深得其要。會忠誥舉行書法義賣個展，余乃率全班博碩士研究生，往忠誥書法展覽場，觀其書

法展覽。忠誥之書，篆隸行楷，各擅勝場，復創新格。琳瑯滿目，歎觀止矣。因屬爲余書對聯「不種硯田無樂事；非撐鐵骨莫支貧。」及中堂「鏤而不舍，金石可鏤」各一幅，蓋所以深勉之也。忠誥亦能仰體吾意，雖在疾病煎熬，經濟拮据之窘狀下，猶能兢兢業業，克服萬難，終抵於成，並經校方聘請考試委員，舉行論文口試，而獲全票通過，因得博士學位。

忠誥得博士學位後，持博士論文謁余於寒舍，並懇賜序言，余既非指導教授，復非考試委員，忠誥之所以尙欲求余一言者，蓋未忘舊日勉勵之初衷也。生未忘舊，余何敢不略貢獻替，瑣屑之訓，已承耳受。今言其佳善，發前人未發者，舉其瑩瑩大端，蓋有數事焉。妒所從戶、庶之上端，皆石之訛，形固潛移，音尤精確，石訛作戶，卓識堪欽。跡之從束，而訛爲亦，鐸部錫部，音實不同，遞變之跡，犁然可識。稷之與稷，原屬形似。折之與制，連合難辨。升斗之差，點滴之異。度庶從石，聲從定母，韻歸鐸部，清析無似。席雖隸邪，邪古歸定，一言而決。說此數端，可得其概。昔我先師瑞安林景伊（尹）先生每提示於我，文字之學，形音互因，音義相酬，三者不離，乃得其全。今觀忠誥此篇，真得我先師之精髓者也。故樂爲之序而歸之，並爲讀斯篇者告也。

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 21 日

陳新雄序於臺北市和平東路鏤不舍齋

許 序

世之治《說文》者，皆知《說文》有誤。自來學者論述《說文》篆文訛形者甚夥，然多以其訛歸諸許慎，曰：此許君釋形之誤也，不知《說文》篆文之訛，其由多端。先師魯公實先嘗謂《說文》有五誤，曰：釋形之誤、釋義之誤、類例之誤、分部之誤、妄羈之誤，而未言及許氏所以訛誤之由。今細讀《說文》，有篆文無誤而許氏誤釋其形構者，若「鳥」字釋云：「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木」字釋云：「从艸，下象其根」，是其例；有篆文已誤，許氏據以誤釋其形義者，若「行」字釋云：「人之步趨也，从彳于。」魯師謂卜辭、彝銘作「𠂔」、「𠂕」，字象交道之形，而以道路爲本義，引伸爲人步趨之義，篆文訛變作「𠂔」，許慎據以誤釋其形云：「从彳从于」（見《文字析義》，頁 23～25）；「中」字釋云：「內也，从口丨，下上通也。」魯師謂卜辭、彝銘作「𠂔」、「𠂕」，審其形構，豎筆以象旗杠，中以象幅，上下以象游，於文爲獨體象形，本義爲中央之旗，引伸爲凡中央與中外之義。彝銘別有「𠂔」字，示射侯中臬，於文爲從矢○（圓之古文）會意，當以射中爲本義，其作「中」者，乃「𠂔」之省。「𠂔」、「中」形義互異，而經傳捃爲一文，故《說文》亦誤爲一字，因之所釋形義俱非（見《文字析義》，頁 13～14），是其例。然則許氏撰寫《說文》，收錄前代文字，其形即已訛變，特許君未察，以訛傳訛，據以收錄，此「《說文》篆文訛形由來之先天基因」。再者，許君之後，傳抄、翻刻《說文》者，復以己意增損、更易篆文形體，此「《說文》篆文訛形由來之後天因素」。

原夫文字之訛變，始於書寫時筆勢曲直、連斷之變異；復由筆畫之訛誤，衍生局部構件之訛化，終則形成偏旁部首、整體字形之訛變。夫文字形體，厥有二事，其一主其筆勢、間架之美，是爲文字架構學，此書藝家之所長；其二主其筆畫、結構之正，是爲文字結構學，而小學家之所重。惟歷來書藝家多側重文字架構，講求文字呈現之美，忽於文字結構之內涵；而小學家則側重文字結構，講求文字內涵之真，疏於文字架構之形式。余治文字之學，多歷年所，而自慚疏於書藝，每念及此，未嘗不引爲憾事。觀夫歷來治小學者又多從事六書之論述，偏於形體結構之靜態分析，鮮有從事字形演化訛變之研討者，雖有之，亦未見宏效。蓋形體結構之動態探索，須經由書寫，從而追溯文字點畫筆勢嬗變之迹，苟無精深之書藝造詣，鮮克見功奏效也。

杜君忠誥，專精書藝，享譽書藝界，於文字之學亦多所涉獵，負笈東瀛，就讀筑波大學藝術研究所，以《睡虎地秦簡研究》一文，成其碩士。返國之後，致力書藝之餘，深惟學無止境，雖以羸弱之軀，年過不惑，猶復鼓其餘勇，更上層樓，毅然決然進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研習，並以文字之學爲其主修課題，其間選修余所授「甲骨文專題研究」、「金文專題研究」等課程，孜孜不倦，時有獨見，發人深省。杜君有鑒於《說文》中篆體多有訛誤，而昔賢之所論述，僅就《說文》篆文著眼，訟議不休，迄無定論。間有依憑商、周甲骨、金文爲說，亦僅略述其形體訛變梗概，終難了然訛變之由與夫嬗變之迹。近數十年來，戰國、秦、漢之簡牘、帛書大量出土，取與《說文》篆文相比照，於其訛形之形成，每有予人豁然開朗之感。因擬以「《說文》篆文訛形」作爲研究主題，思揭其形訛之字、究其訛變之由、明其嬗變之迹、綜其訛變之類，從問於余，余深許之。閱時九載，其間每受累於體氣衰弱，難以成篇，余深以爲憂，然亦未知何以助成之，而耿耿於懷。去年初，杜君告以得高人指引，修「準提神咒」法，氣機發動，神氣轉旺，博士論文可如期完成，聞後爲之雀躍不已。

杜君既成其博士，今擬將其博士論文付梓問世，求序於余，余讀杜君之作，其可稱說者，厥有四事：

一曰正訛，其論《說文》篆文訛形，歸爲八類：一、「離析之訛」；二、「連合之訛」；三、「增冗之訛」；四、「刪減之訛」；五、「穿突之訛」；六、「縮齊之訛」；七、「錯綜之訛」；八、「其他之訛」。總此八類，可以觀《說文》篆文形訛

之原由。如「離析之訛」，論「黑」字形訛，依甲骨、金文，「黑」之初形，當是象顏面被墨刑者正面之形。許氏釋爲从「炎」从「囧」，未允（見杜書 54 頁），是其例。

二曰旁徵，如「增冗之訛」，論「欠」字形訛，既依甲骨、金文得其初形，象人張口欠伸之形矣，復旁徵小徐本「歛」字所从「欠」，與夫从「厥」聲者十四字中，「趨」（卷三走部）、「蹙」（卷四足部）、「驚」（卷七鳥部）、「𪔐」（卷八骨部）、「𪔑」（卷八角部）、「𪔒」（卷十一木部）等六字，其所从「欠」，篆文皆作「𠂔」，正與徐鍇「祛妄篇」中所錄，並據以嚴詞批斥李陽冰篡改之篆文同形。他如玉部「歎」、口部「吹」、「歎」（「嘯」之籀文）、龠部「簫」、木部「格」、貝部「資」、禾部「稭」、辵部「遶」、「𨔵」（「速」之古文）、「𨔶」（「速」之籀文）等字，所从「欠」，篆形均作「𠂔」，皆與小徐本中徐鍇說解不合（見杜書 112~118 頁），足證《說文》「欠」字篆文本與甲骨、金文同形，李陽冰所說無誤，後世形體訛變，二徐據訛形爲說，未允，是其例。

三曰探本原，如論述「欠」字形訛，追溯《說文》成書前「新莽嘉量」中「次」字，與夫延光二年刻立，年代稍後於《說文》之嵩山「開母廟石闕」中「闕」、「歇」等字，以及年代相若「少室石闕」中「闕」字，其所从「欠」，並與甲骨、金文同形，存古形之正。復就羅福頤《漢印文字徵》、《漢印文字徵補遺》所收「欠」字與夫从「欠」諸字，亦並作「从人上開口」形，無一作「𠂔」之訛形者，甚且曹魏正始年間所刻立《三體石經》中「厥」字所从「欠」，仍然保存正形。「欠」字篆文之訛形，始見於初唐《碧落碑》，其「闕」字所从「欠」，正與今本《說文》篆文訛形相同，是知兩漢時代，「欠」字篆形猶未訛誤（見杜書 117 頁），是其例。

四曰明嬗變，如「漢字訛變的兩大主因」，論《說文》「友」字下所收「古文」第二形作「𠂔」，狀似「習」字而實非「習」字，下體「𠂔」乃由金文从「口」加點，展轉演化而來。上體與「羽」字同形，實乃篆文「𠂔」形之訛變。文中並羅列七形，以明其嬗變之迹（見杜書 29 頁），是其例。

要之，杜君「《說文》篆文訛形研究」之作，或分析比對，確定形訛；或旁蒐博採，統整歸類；或討源尋流，析述論證。條分縷析，頗得體要，言之成理，多所發明。夫學海浩瀚，而人生無常，杜君以不惑之齡、羸弱之軀，孜孜向學，其情可感；歷時九載，逾知命之年而終成其博士，其事足褒。爰綴數語，所以

見其成學之艱，並與杜君共勉也。壬午季春，粵梅許燦輝序於臺北學而思齋，時年六十有八。

自序

此書是筆者去夏完成的博士論文，原名《說文篆文訛形研究》。今乘正式出版之際，謹從口試委員蔡教授信發先生之建議，改為今名，似覺較原名更為切合實際。又，「譌」與「訛」為同字異體，戰國時代已互用無別。如〈中山王方壺〉用「訛」字，〈郭店楚簡〉則「訛」、「譌」，兩形並見。今本《說文》言部，有「譌」無「訛」。就字義上推勘，从言化之「訛」應係本字，「譌」為借字。古「化」、「為」音同，故相通假。本論文初成之際，倉促之間未敢定其孰為本字，題簽時以審美角度，姑取「譌」字。後知一般電腦字模都只用「訛」字，不收「譌」字，為免困擾，今並改作通用之本字「訛」。內文部分，由於依原論文照像製版之故，一時間不及一併校改，以致書中兩形互見，未能統一，謹向讀者致歉。

筆者自 1987 年春留學日本筑波大學期間，由於接觸到大量新出土的戰國、秦、漢間的簡牘帛書文字，被那些字體介於篆、隸之間，筆趣鮮活，體勢多變的筆寫墨跡資料所感動，因而對於文字「形體學」產生了莫大的鑽研興趣，直覺這是一門值得深入探索的新領域。三年下來，也累積了不少心得。儘管在後來撰成的《睡虎地秦簡研究》碩士論文中，已略發端緒，由於時間短暫，兼以用青澀的日文撰寫，雖經潤飾，仍頗有語焉不詳，辭不達意之憾。

歸國以後，一則為了鞭策自己繼續深入探討，一則也想藉著修學期限的外在壓力，強迫自己早些將個人在漢字形體學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撰寫成書，因

而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事實上，博士課程的規定學分，早在頭兩年就已修滿。之所以會延遲到九年方才畢業，除了因循痼習及俗冗牽纏外，健康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賤體自從二十多年前在臺大醫院住院膀胱鏡檢查時，為某腎科醫師所誤，傷及要害，始則出血，繼而流精，命如懸絲。後因勤練南師懷瑾先生所教道家五禽戲之鳥伸（固精），並服用南師所賜丸藥，又經王學長振德教授介紹新加坡留台學人陳平福先生每週兩次免費為我作針灸治療。幾經調救，得以不死。然自此元氣大為斲喪，體氣轉弱，稍稍用功，便覺氣餒神憊，心力無法持久集中，長期處在虛羸病懨的狀態中。論文方向早經確定，資料蒐集也從未間斷，且已大致就緒，可就是提不起勁來凝聚構築。當心緒極端低落時節，也嘗興起甘脆放棄拿學位的念頭。心想，總不能用實質的健康去換取虛假的文憑！總之，經此煎熬，方才深切印證了〈學記〉所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的論斷。

直到前年農曆春節期間，得有機緣在首愚法師之指引下，到新竹峨嵋的十方禪林，專修「準提神咒」法，老老實實地打了兩個七。在氣機連續發動後，全身體質起了極大的變化。二十多年來的羸病陰霾，大有霍然掃除之感，神氣轉旺，深切體悟到「身」、「口」、「意」三密的神奇效驗。前此雖也斷續修習過多次禪七，卻從未經受過如此深刻的體驗，南師說我這是「初嚐法味」。從此，像似打了一針強心劑，睡眠時間明顯減少，卻仍有足夠的精神從事寫作。十四個月後，就在緊要關頭把博士論文撰寫完成，在規定期限內順利提交出去，免去了險些「胎死腹中」的尷尬。說來也真是不可思議的奇妙際遇呢！

當然，在修學期間，相關研究圖籍的出版，以及地下新資料的不斷湧現，固然提供了不少研究上的便利，也增加了很多論據上的新材料。但牽一髮而動全身，有時只為不肯放棄某一條關鍵性的新例證，字表必須重新製作，論文也得局部修改，甚至有少數幾節還被迫不得不整篇改寫。再說，漢字訛別多，其間冤抑也多，且多屬懸疑千百年以上的舊案。文字形體學的研究，正是為漢字別白沈冤。譬猶包公辦案，既要當檢察官，廣事蒐證；又要當法官，根據字例證據，作出平情之論斷；有時還得權充律師，為兩造辯護；最後更要當書記官，將這些推索論證辯解與判決經過寫成文案。故每考釋一個字，就形同接手一件訟案。當然，此中工作量極為繁劇，研究過程儘管艱辛，可卻樂趣無窮。一旦洞中窅窅，歡快何似！

其實，對於這個論文題目，原本準備討論的有一、兩百個字，相關資料都已大致蒐齊。等到實際動筆以後，發現工程實在太過浩大，在現階段作全面論述，時間實不允許。只好暫時就著論文架構所需，依《說文》篆文的各類訛形，姑舉數例以進行析論，先完成學位再說。算一算也不過才討論了五、六十個字，其餘的就只好等日後再隨緣而寫了。如此這般貪多務得的痼癖，也都使得論文之完成，不能不向後延緩。

而今，懸宕多年的博士論文既已殺青，猶如擺落心頭上一塊沈重的石頭，其解脫暢快之感，自非筆墨所能形容。仔細回想起來，這篇論文終竟能夠順利如期完成，實際上是集合眾緣相助的結果，在在令我感念。

除了前述「準提法」的特殊因緣外，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母校師大國文研究所。我留學日本，取得的是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以不合母校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報考資格而不得報考。所裡知情後，還為此開會議決，特別在第二年的報考資格欄內，增加「藝術研究所」一條，為我開了方便門。使我能有機會在隔年如願考取母校國研所博士班，在諸師長的循循誘導下，繼續深造，方有此書之出現。飲水思源，恩不可忘。

其次，我的家人應是我的最大助緣了。從事古文字學研究工作，原本是極為繁瑣的行當。從資料的影印、剪裁，到字表的製作、粘貼，士弘、士宜等幾個孩子都給我以極大的協助。特別是在最後半年多，除了接到白帖子，須上殯儀館以外，我幾乎謝絕了一切酬應。最後連電話都不敢接聽，就在工作室的書房「閉關」，三餐也多半由雙胞胎負責送飯。而大女兒小沛，不僅承擔了全部文稿二十多萬字的打字及版面設計工作，以她那每分鐘七十多字近乎專業的打字速度，隨時機動配合這個老爹的文字生產與修改，無形中替我解決了打字行員最感棘手的古文字學稿件之打字問題。遇到一般字模所無，且為數不少的「古怪」字形，還得應用她從季旭昇老師那兒學來的造字技能另行造字。而內人張翠鳳女士身為職業婦女，長期以來，為這個家庭無保留地付出與奉獻，為我營造了一個可以專心研學的情境。也常負責代為校對文稿，既協助又涵容，其辛苦可想而知，已非「感恩」二字所能了事。甚至連我那唐氏症的懷兒，在最後階段竟然也學會了操控升降梯，獨力為我送飯（我工作室所在的大樓離家約有八百公尺）的本事，令人驚喜萬分。因此，若說為了撰寫本書，全家總動員，實在一點也不誇張。至於因我長時期的求學歷程，以致疏忽或耽誤了不少起碼

的家庭休閒生活。長久以來，雖也獲得家中妻兒們同情的諒解與包容，但撫躬自省，常懷歉疚。這些，只有等待來日再慢慢謀求補贖了。

此外，我的指導教授許師鈇輝先生，在百忙中審閱了我的論文初稿，逐章逐節爲我訂正錯漏，殷切指導，頗受啓益。更常賜借圖書資料，至深銘感。而口考委員周師一田、蔡教授信發、鍾教授柏生、季教授旭昇諸位先生以及陳師伯元先生，也都先後個別提供不少寶貴意見或參考資料，使我得據以改進，減少謬誤，謹致上由衷之謝忱。當此書決定付梓，又承蒙許師鈇輝、周師一田、陳師伯元三位恩師在百忙中賜撰序文，拙著爲之增彩，感篆何似！尤其周師序文乃抱病完成，更是令我既感且慚。今後，也唯有秉志持恆，精進不懈，庶幾能報諸師長殷殷期勉之雅意於萬一。其他得自諸多師友及親人的種種關懷鼓勵與熱心協助之處尚多，未能一一縷記，併此致謝。

筆者質性驚緩，學殖疏陋。兼以撰寫倉促，雖經多次校改，書中罣漏錯謬處恐仍不少。倘蒙學界先進不吝指正，則感激不盡。

公元 2002 年 3 月

杜忠誥謹識於臺北養餘齋